

草蟲畫中的蝶與蛾—— 古人的浪漫想像與現代科學的對話

■ 徐堉峰

在草蟲畫當中，蝴蝶出現的比例很高，這無疑淵源自對莊周夢蝶瀟灑態度和梁祝愛情浪漫的嚮往。古人畫蝶雖從唐代便已有之，但是是於宋代方才繁榮發展。細看古人花鳥畫作品，便可以注意到一個現象：在諸般出現在丹青的生物當中，蝴蝶雖然見於畫中的頻度頗高，但相較於其他生物，種類鑑定上卻格外困難。難處可分為幾點：一、蝴蝶是昆蟲，而昆蟲有體型小、特徵不易觀察的特性；二、蝴蝶活動能力強，不易接近細看；三、蝴蝶翅薄易碎、鱗粉易脫落；四、古人對蝴蝶分類的概念與今人不同。這些因素使古畫上的蝴蝶符合真實種類者僅十之一二，常見的是部份特徵吻合，但其他部分則是畫家的想像，更多見的是一只畫中蝶同時擁有兩種以上蝴蝶的特徵，形成「組合蝶」的情形。鑑定古畫蝶須知古人往往蝶蛾不分，畫中蝶常混有蛾類。另外，須考慮畫家出身及任職地，優先考慮其地出產的蝴蝶種類，才能作出比較正確的鑑定。從古畫中蝴蝶的種類，可以了解畫作創作時代的環境背景，和今日作比較，進而察知古今環境變化，另從畫作中出現的蝶種，或可提供有關於畫家生平的線索。



圖1 明 沈周 寫意 冊 莊周夢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清 朱汝琳 畫草蟲 卷 局部 玉帶鳳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文物圖片與真實昆蟲對比圖，左邊為雄性玉帶鳳蝶、右邊為雌性玉帶鳳蝶比較。 下圖玉帶鳳蝶 作者攝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的收藏博大精深，可以提供展覽與研究的素材取之不竭，用之不盡，單是古畫這一項，便有諸多主題可資欣賞與考察。今年（2022）夏季，故宮特別以「草蟲畫」為主題，舉辦了一檔題目為「草蟲捉迷藏」的特展。過去故宮也曾不止一次舉辦草蟲畫展，但是今年的展覽卻有一項前所未有的創舉，那便是尋求生物學者的協助，嘗試弄明白畫中蟲兒究竟為何物！「草蟲畫」在中國繪畫中雖然歸屬於花鳥畫之下，直到宋代才被視為獨立畫科，但有些古代畫家顯然被形形

色色的蟲子吸引，畫作中不乏以之為主題的作品，例如清余省（1736-1795）的〈百蝶圖〉的主角便是蝴蝶。雖然古人心目的「蟲」其實與我們今天的認知頗為不同，幾乎可說是泛指天地間所有的動物，但是有件事確是顯而易見的：在千千萬萬種「蟲」當中，古人對蝴蝶似乎情有獨鍾，而鍾情的原因無疑淵源自對莊周夢蝶瀟灑態度和梁祝愛情浪漫的嚮往。¹（圖1、2）筆者身為蝶蛾類昆蟲的研究者，受到故宮邀請，詳細端詳、觀察古畫上的蝶蛾，嘗試進行種類鑑定，過程充滿趣味與驚奇。（圖3）



圖2-2 清 朱汝琳 畫草蟲 卷 局部
玉帶鳳蝶雌蝶紅斑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故宮策展團隊造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進行古畫蝴蝶鑑定工作的場景。（左一為故宮吳誦芬助理研究員、中坐者即為筆者） 王湘文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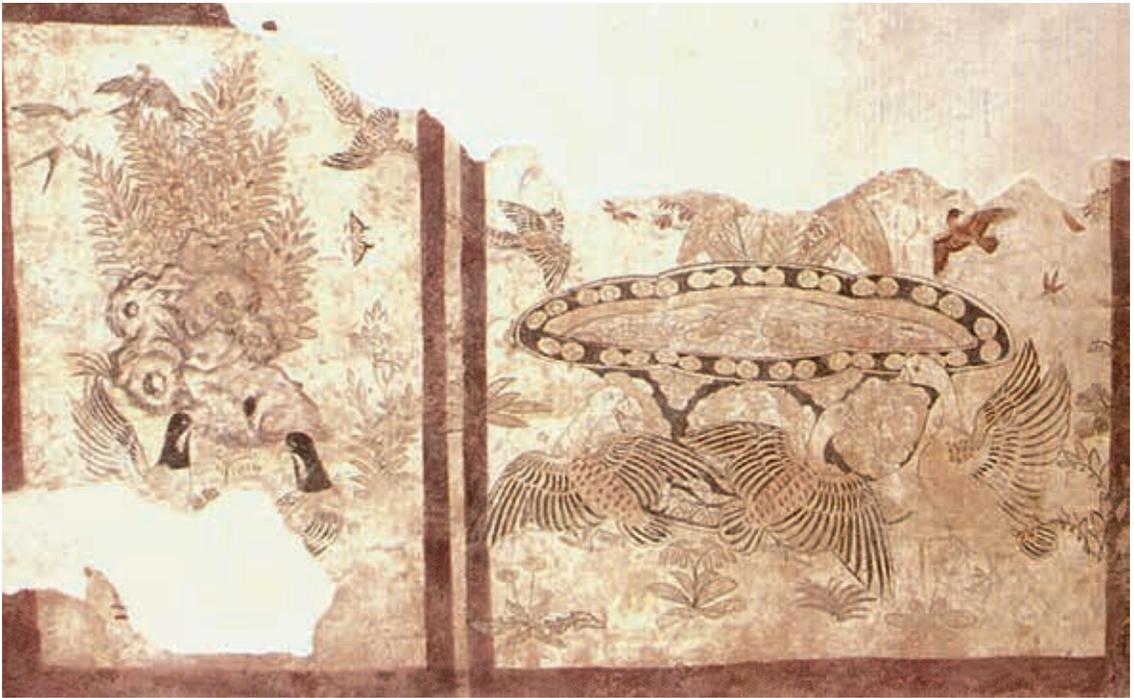


圖4 安陽唐代趙逸公墓中花鳥圖上有蝴蝶舞姿 取自河南古代壁畫館編，《河南古代壁畫館壁畫品鑒》，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頁87。

古代畫家畫蝶的艱難之處

中國古人畫蝶最早成名的應當是唐朝宗室滕王李元嬰（?-684），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胞弟，據說他人品不佳，貪財好色，卻有很高的藝術天分，尤其對畫蝶有濃厚興趣。唐代史料《畫斷》、《歷代名畫記》等都記載他「工於蛺蝶」，相傳《滕王蛺蝶圖》出自他手，雖然也有出自其子李湛然（760-843）之說，但李氏父子詳細揣摩蝴蝶飛舞姿態，開創精細畫技，善於畫蝶可以確認無誤，在畫壇留下「滕派蝶畫」的美名，宋人陳師道（1053-1102）曾說：「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然而，唐

蝶」，相傳《滕王蛺蝶圖》出自他手，雖然也有出自其子李湛然（760-843）之說，但李氏父子詳細揣摩蝴蝶飛舞姿態，開創精細畫技，善於畫蝶可以確認無誤，在畫壇留下「滕派蝶畫」的美名，宋人陳師道（1053-1102）曾說：「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然而，唐



圖5-1 河北曲陽五代王處直墓壁畫，被認為傳世最早的幾件花鳥草蟲畫作之一，左右二側橘色的蝴蝶推測可能是北方潮溼地區常見的橙灰蝶。取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河北古代墓葬壁畫》，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92。

代存世的蝶畫十分稀少，從少數可考的畫作如章懷太子李賢（655-684）墓石槨西壁壁面上的蝶畫來看，前翅寬大、後翅有尾突，可以判斷是我們現今認為的鳳蝶，但翅面花紋簡單而抽象，顯示當時畫蝶未必在意蝴蝶花紋的具體特徵，而更在乎牠曼妙的舞姿；又如安陽唐代趙逸公墓繪有一件花鳥屏風畫（圖4）、曲陽五代王處直壁畫墓（圖5）也是幾個著名案例。花鳥畫於五代獨立成科後，在宋代繁榮發展，繪畫中出現的動植物造型更加寫實逼真，栩栩如生。然而，如果細看古人花鳥畫作品中的花草樹木及鳥獸蟲魚，便可以注意到一個現象：在諸般出現在丹青的生物當中，蝴蝶雖然見於畫中的頻度頗高，但相較於其他生物，種類鑑定上卻格外困難。首先，蝴蝶是昆蟲，和其他常見的犬貓虎馬作畫事實而言，昆蟲有體型小、特徵不易觀察的特性，古代沒有顯微鏡輔助，畫家能夠將昆蟲各項細部特徵畫出來實屬不易。

其次，在所有的常見畫作題材當中，蝴蝶是活動能力最強的，《說文解字》解釋蝴蝶為「蛺蝶也。從蟲走聲……蝶俗字」，而「走」便是「捷」的古字，顯示古人可能認



圖5-2 河北曲陽五代王處直墓壁畫，左右二側的蝴蝶依其突尾鉤翅形推測為河北當地常見的鉤蛺蝶。取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河北古代墓葬壁畫》，頁102。



圖5-3 突尾鉤蛺蝶 翅型類似由曲陽五代王處直墓中的鉤蛺蝶 作者攝



圖6-1 清 郎世寧 畫仙萼長春 冊 石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郎世寧畫中二蝶，左上推測原型為花鳳蝶，又稱達摩鳳蝶；右邊粉紅花上接近華南吃山柑的黑脈粉蝶，二者棲息地皆為嶺南。郎世寧曾於澳門學習中文，再從中國南方前往北京，或許為其青年蝶影印象而描繪的作品。



圖6-2 a. 清 郎世寧 畫仙萼長春 冊 石竹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2 b. 花鳳蝶 畫中蝴蝶下唇鬚不明顯，六足差不多細長及腹部外露的特徵與鳳蝶科花鳳蝶類似（唯其翅形較寬闊）。 作者攝



圖6-3 a. 清 郎世寧 畫仙萼長春 冊 石竹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3 b. 黑脈粉蝶 此蝶翅室閉鎖，底色白色，接近華南幼蟲吃山柑的黑脈粉蝶。 作者攝

為蝴蝶是行動敏捷的生物。畫家觀察牠們往往是驚鴻一瞥，少有機會近距離仔細觀察。植物學者常讚嘆古畫裡的花草樹木畫得精準，很容易判斷是什麼種類，那主要是因為植物是靜物，作畫人可以對著它們日夜察看，仔細描繪。鳥獸活動能力雖強於昆蟲，但在古畫中出現的種類，無非是人們飼養的鳥雀、犬貓等寵物，農事、運輸或戰爭需要的牛、驢、馬，或獵捕圈養觀賞的虎豹等奇珍異獸，牠們體型大，又可近距離觀看，因此不難畫得纖毫畢現。在昆蟲當中，蝴蝶又是最不容易靠近觀察的類群之一，古畫中常見的昆蟲如螽斯、蟋蟀、蝗蟲、蜻蜓、蟬、甲蟲等昆蟲一旦捕捉起來，便不難用容器裝起

來察看，蝴蝶卻十分敏感，就算偶爾停棲下來訪花採蜜或略作休憩，稍一靠近便即飛去。現今的愛蝶人有相機可以捕捉蝴蝶行動的瞬間，都還常要在蝴蝶出沒處守候多時才能拍到想要的畫面，沒有相機的古代畫家見到一隻蝴蝶，欣賞時間大該約莫不過短短數秒，心裡驚嘆蝴蝶美麗，想將其芳姿倩影留在畫裡時只能憑腦海中模糊的記憶（圖6），往往就「腦補」出實際上不存在的花紋，也許有時想看清楚一點，回到田園郊外去作觀察，但手邊沒有現代人常用的蝴蝶圖鑑及賞蝶手冊輔助，把幾種不同的蝴蝶弄混了應是常有之事。更可能發生的情形是，畫家可能為了美學上的需求，雖然以真實



圖7-1 宋人 花王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蝴蝶為素材，卻自行「創作」增減一些花紋。

另外，蝴蝶先天上有翅薄易碎、鱗粉易脫落的特性。現代昆蟲學研究上常用的捕蟲網，是很晚近的時代才在西方發明的產物，最早是對自然史有趣的貴族們為了自己收集昆蟲標本的嗜好設計出來的，可以捕捉蝴蝶不傷其翅。古代畫家沒有這種利器，畫蝶其實是高難度工作。因為這些緣故，古畫上的蝴蝶花紋特徵與真實種類充份相符者不過十之一二，有些或可看出有某種蝴蝶的部分特性，或是幾種不同蝴蝶的組合再造，當然也有些是完全由作者想像出來的產物。例如傳宋無款〈花王圖〉右上角有一蝶，其後翅有一列鮮明白斑，並具一對細尾突，與江南郊野常見的雙尾蛺蝶特徵符合（圖7），然畫中蝶前翅的一列斑紋畫在前緣，實際上應當靠外緣，這可能是因為雙尾蛺蝶飛行方式迅速而強勁有力，畫家不容易看清所致。

雙尾蛺蝶通常不訪花，成蝶嗜食腐果、動物屍體及糞便等物，放在〈花王圖〉中其實與其習性不搭。又如清余省〈百蝶圖〉中有一只底色黑色，後翅有著尾突的蝴蝶依圖觀看屬鳳蝶無誤，但是花紋與任何種類均不吻合。牠的前翅有藍灰色條紋，與幼蟲吃柑橘葉的大鳳蝶相類，後翅有紅、白斑，可能取材自大鳳蝶雌蝶及同以柑橘為食的玉帶鳳蝶雌蝶。（圖8）

鑑定古畫蝶的挑戰與原則

如前文所述，畫家畫蝶有著道不盡的難處，但是摸索藝術家想將看見的翩翩舞蝶留影在畫紙上，化刹那為永恆的心境，則實在趣味盎然。

首先，進行眾多古畫「蝶」的鑑定時，須注意到雖然洪章夫先生指出過古人確實明白蝶蛾有別——他們知道蝶類在白晝活動，蛾類觸角「眉曲如畫」，然而，古文獻提及的蝶蛾之分大



圖7-2 宋人 花王圖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中蝶後翅M3及CuA2脈末端有尾突，翅面有一列白紋，較符合廣泛分布於江南一帶的雙尾蛺蝶。此蝶幼蟲取食多種闊葉樹葉片，頭生四角，狀似龍首。



圖7-3 上圖雙尾蛺蝶幼蟲、下圖雙尾蛺蝶。 作者攝



圖8 「草蟲捉迷藏」開幕現場本人解說清余省〈百蝶圖〉左上蝴蝶為一組合蝶。說明卡右上為玉帶鳳蝶雌蝶（紅斑型）、右下為大鳳蝶雄蝶、左下為大鳳蝶雌蝶。開幕記者會現場照 林子淵攝



圖9 清 余省 百蝶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舉例來說，右上灰白色者原型可能為閉目天蠶蛾，但翅面眼紋應當只有一枚，為中大型的天蠶蛾科蛾種；中間綠色可能為構月天蛾，翅膀與軀體常為橄欖綠色，幼蟲吃構葉樹片，夜晚有趨光性；下方鳳蝶下原型可能為大綠目天蠶蛾，但此蛾後翅不應有尾突，反倒前翅翅端應突出。百蝶圖內也有數隻蛾類。



圖10-1 清 郎世寧 畫仙萼長春 冊 荷花慈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2 開幕記者會上本人說明清郎世寧〈仙萼長春〉金星尺蛾觸角誤畫為蝴蝶棒狀觸角，事實上金星尺蛾觸角應為絲狀。左為本人、右為國立中興大學楊曼妙教授。 林子淵攝

抵是根據棲息在人們活動環境周遭的物種所作的觀察。文獻中述及的「蝶」，主要對象大概是田園常見的粉蝶、鳳蝶，而「蛾」主要是栽桑養蠶化出來的蠶蛾，或是幾種可以取絲利用的天蠶蛾。畫家心中對蝶蛾之辨未必深究，很有可能視所有白晝活動的種類為蝶、夜晚活動的種類為蛾。但事實上，有不少蛾類是白天活動的，蝴蝶之中也不乏夜晚或晨昏出沒的。讓蝶蛾區分更加模糊的還有一個原因：夜行性蛾類常有所謂的「趨光性」，往往在夜晚飛到燈火附近，一到天明便靜止下來睡眠，反而容易觀察入畫。這種被古人形容成自殺行為的「飛蛾撲火」現象，其實是昆蟲億萬年前就已經演化出來的優良定位系統，在人類祖先學會用燈火照明後導致的不幸，因為星月從極遠處發出的光，被昆蟲的感光構造接收時呈現平行狀態，只要維持受光角度不變，昆蟲便知道自己是直線前進的，道理和《唐詩》中杜甫（712-770）說的「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裡的「月同行」原理一致。燈火出現後，和昆蟲相對位置接近，亮度又常強於星光，夜行性的飛蛾和其他昆蟲便經常將燈火當成了指路參考，只是這樣一來，飛不了多遠便會發現受光角度不對，於是便不斷修正角度，終於越飛越接近光源，運氣差的便飛進火中遭焚，運氣好的可能遇上燈火附近的石壁或花草停棲下來，得以被畫家相中成為畫中物。

這種蝶蛾難分的情形所在多有。存世蝶畫當中最負盛名的清代余省〈百蝶圖〉中有8、9隻經檢視應當是蛾類。（圖9）而以畫風融合中西方畫技，所繪動植物以寫實著稱的清代義大利籍宮廷畫家郎世寧（1688-1766）為例，他在《仙萼長春》冊〈荷花慈姑〉一開所繪的金星尺蛾（圖10），其斑紋尺寸都完全吻合真實的蛾子，幾乎可以當作生物學技術插畫來用。但是

畫作裡的蛾，卻搭配了一對末端膨大的蝴蝶觸角，而非金星尺蠖應有的末端尖細的絲狀觸角。由於金星尺蠖常在白晝活動，所以連以觀察細微著稱的名家郎世寧都弄錯了。

另一項要點是要瞭解畫家的出身、工作地點及居所。蝶畫雖然成形於定都長安之唐代，但繁盛於宋代以後。「草蟲捉迷藏」選展作品則以明清時期的畫作為主。明清時期的政治中心在北京，經濟中心在江南。許多畫家出身江南而求功名於朝廷。他們所畫的蝴蝶倘若不是空想出來的創作，那基本上原型應當大抵是分布於江南及華北的種類，鑑定畫中蝶當優先考量棲息於這些區域的蝶種。再者，古人作畫費工費時。江南及華北的群山峻嶺固然棲住著形形色色、花紋各異的蝶種，然可以想見畫家不會捨近求遠、不辭辛勞地將丹青用品攜至名山大澤，尋覓珍蝶芳蹤而畫之。畫家畫中蝶兒顯然多係庭院、田園、旅遊勝地中常見的種類，並且是以數量豐富、飛翔緩慢的種類為主。例如幼蟲吃食馬兜鈴葉片的絲帶鳳蝶（圖 11）、幼蟲吃食十字花科蔬菜，菜園隨處可見的白粉蝶、紅襟粉蝶（圖 12）、黃尖襟粉蝶（圖 13），及幼蟲取食芸香科果樹葉片的柑橘鳳蝶（圖 14）、

玉帶鳳蝶等，上述種類的蝴蝶往往可以畫得十分傳神逼真。某些蝴蝶有時會有族群數量短期暴增的「大發生」現象，形成滿天蝴蝶的奇景（圖 15），畫家若是遇上這種機緣，便有機會作更仔細的觀察。江南常見的小紅蛺蝶及玉帶鳳蝶，便都有大發生的記錄。「大發生」現象的成因是由特定環境條件引發的，好比說與雨量



圖11-1 傳宋 錢選 摹古花蝶圖 冊 薔薇 局部 絲帶鳳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2 清 朱汝琳 畫草蟲 卷 局部 絲帶鳳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絲帶鳳蝶 古畫中蝶前翅似雄蝶（左一），後翅似雌蝶（右一）。另有讀者洽詢本人此是否為陰陽蝶，蝴蝶之陰陽蝶一般為左右陰陽，或是嵌合體，也就是陰陽嵌鑲出現，不會有前陽後陰的形式出現。 黃嘉龍攝



圖12-1 明 商祚 秋葵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2 明 商祚 秋葵圖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蝶原型可能是幼蟲以十字花科為食的紅襟粉蝶雌蝶



圖12-3 紅襟粉蝶雌蝶 作者攝

格外豐沛造成蝴蝶幼蟲吃的寄主植物長得特別好，而抑制蝴蝶數量的寄生蜂等天敵又因某些原因減少，結果蝴蝶數量短期激增。歷史上屢屢造成社會動盪的蝗災其實也就是一種「大發生」現象。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古人對「蛺蝶」一詞的認知，顯然與今人不同。現代的昆蟲分類學定義的蛺蝶，是一群前足特化內縮，停憩時彷彿只有四足的蝴蝶。但古人可能常用「蛺蝶」

泛指各種蝴蝶。唐代段公路（生卒年不詳）《北戶錄》「蛺蝶枝」提及：「……蝶生江南，柑橘樹蠹變為蛺蝶，烏足之葉為蝴蝶，皆造化使然，非虛語也。」文中的「蛺蝶」顯然指的是我們現在認知裡的鳳蝶。清代方旭（1857-1940）所撰的《聽鐘軒蟲蒼》亦云：「蛺蝶……即蝴蝶也。」比方說，明孫龍（生卒年不詳）〈草花蛺蝶〉所繪的兩只「蝶」看來均非現代認知的蛺蝶。



圖13 a.清 朱汝琳 畫草蟲 卷 局部 黃尖襟粉蝶（左上）與鉤粉蝶（右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 黃尖襟粉蝶雌蝶 c. 黃尖襟粉蝶停棲閉合時樣貌 d. 淡色鉤粉蝶 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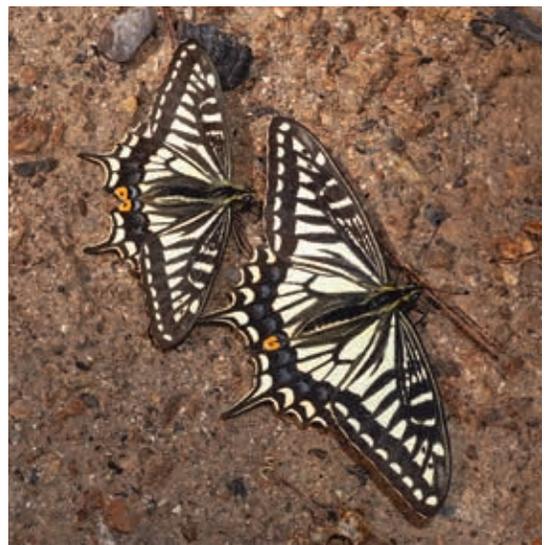


圖14-1 清 余省 百蝶圖 卷 局部 柑橘鳳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2 柑橘鳳蝶 作者攝



圖15 故宮212展廳天花板設計大量蝴蝶出現，模擬學術上稱為「大發生」(Outbreak)的自然現象。 王興國攝

古代蝶畫與自然科學碰撞觸發的火花

盤點古人蝶畫裡的「蝴蝶」，可以發現畫家偏愛鳳蝶、粉蝶及蛺蝶等體型較大的蝴蝶，體型小的灰蝶、弄蝶（圖16）則鮮有著墨，飛蛾入畫也較少。然而，根據全球生物多樣性機構（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BIF）物種資料庫顯示，世界上已知的飛蛾種類遠超過蝶類。而蝴蝶當中，種類最多的是灰蝶，其次是蛺蝶，再者是弄蝶、粉蝶，種類最少的便是鳳蝶。畫家愛鳳蝶的曼妙舞姿及浪漫意象，遂常畫之，可說是古人心靈活動帶來的「偏見」。弄蝶種類雖然很多，而且江南有一種數量極多的水稻害蟲「稻弄蝶」，但是由於體型小，色彩又多黯淡，往往為畫家忽略。此回「草蟲捉迷藏」展品中的眾多畫中蝶裡，弄蝶只有一件，見於清朱汝琳（約1696-1762以後）〈畫草蟲〉

卷畫作之中（圖17），充分說明古代畫家畫蝶的考量主要是美學上的。

另一項有趣的發現是古畫中的蝴蝶若能可靠鑑定，似乎能訴說千百年來的環境變遷。古畫中常見各種棲息在柑橘園的蝴蝶種類，說明昔



圖16 弄蝶之一的梳弄蝶。一般對弄蝶印象偏灰暗、比較不漂亮，但梳弄蝶花紋類似古代窗櫺，極為雅緻。牠是江南常見種，常出現在郊野，休憩時通常翅膀攤平，與一般蝴蝶是二翅疊合不同，可見蝴蝶之多樣性。 作者攝



圖17-1 清 朱汝琳 畫草蟲 卷 局部 弄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中蝶類頭大而複眼左右分離，畫中靠身體之處綠色部份也和稻弄蝶吻合，雖然畫上斑點位置不算完全正確，但整體特徵和稻弄蝶頗為吻合。 作者攝



圖17-2 稻弄蝶 作者攝



圖18-1 明 孫龍 寫生 冊 草花蛺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時江南盛產柑橘。今日江南多地方已高度開發，已非柑橘主要產區，這些鳳蝶便也不再常見。協助故宮鑑定古畫蝴蝶的過程中，最讓我訝異的是明孫龍〈草花蛺蝶〉裡的一只小蝶（圖18），牠是以「沒骨」方式描繪的，翅面潔白，前翅鑲黑邊而後翅鑲紅邊，整體上與分布於印度、

中南半島及海南等熱帶地方的塔麗灰蝶相似。如該蝶不是作者的想像創作，那便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孫龍或許造訪過嶺南或安南，見到過這種可愛小蝶（關於孫龍生平的文獻甚少。這只畫中蝶或許意外提供了額外線索）；另一種可能是這種蝴蝶實際棲息在當時的江南。近年



圖18-2 明 孫龍 寫生 冊 局部 草花蛺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3 塔麗灰蝶 作者攝

來非常受重視的氣候變遷議題並非始自當代，古代的氣候可能也經歷過多次巨變，影響了生物的分布。從黃河流域產生的甲骨文中有象及犀牛等詞彙，說明先秦之時中原有部份地區曾為熱帶，也許在孫龍生活的年代，江南比現今暖和得多也未可知。

結語

這回因為「草蟲捉迷藏」特展而產生的合作，是難得的跨領域交流經驗，對人文及自然科學都有新的觸發，若是繼續深入研究，相信必可更加相得益彰。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註釋：

1. 莊周夢蝶實際是什麼蝶不得而知，唯若依莊子（約前 369 年～前 286 年）是戰國時代宋國人，宋國在現今山東南部，那裡鄉間常見蝴蝶中看起來飛行悠游自在的不外乎是黃鳳蝶和白粉蝶，其實黃鳳蝶大陸亞種的亞種名 *schantungensis* 原意指的就是「山東」；梁祝死後變成的蝴蝶則有一說為玉帶鳳蝶，此次清朱汝琳《畫草蟲》卷便有玉帶鳳蝶一對和短尾的玉帶鳳蝶雌蝶紅斑型。

參考書目：

1. 河南古代壁畫館編，《河南古代壁畫館壁畫品鑒》，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
2. 邱士華等編，《草蟲捉迷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22。
3. 武春生等編，《中華蝴蝶圖鑑》，福州：海峽出版發行集團，2017。
4. 洪章夫，〈絮語古畫中的昆蟲〉，《故宮文物月刊》，355 期，2012 年 10 月，頁 80-87。
5. 楊平世，《蟲學與蟲藝：昆蟲文物特展選粹》，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19。
6. 楊若苓，〈草蟲畫·話草蟲〉，《故宮文物月刊》，472 期，2022 年 7 月，頁 24-35。
7. (清)方旭，《聽鐘軒蟲齋》，臺北：廣文書局，1976，據國立中央研究院藏古陸州刻鵲齋藏板影印。
8. (唐)段公路，《北戶錄·三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文淵閣本影印。
9. 徐瑋峰，《臺灣蝴蝶圖鑑》，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13。
10. Gullan 等著，徐瑋峰等譯，《昆蟲學概論》，新北：合記圖書，2015。
11. (清)蔣廷錫纂，《古今圖書集成》，冊 64，博物彙編禽蟲典第一百六十九卷蝶部，臺北：鼎文書局，1976，頁 681-686。
12. GBIF |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Accessed July 26, 2022. <https://www.gbif.org/zh-tw/>